

古韵老街 半城记忆

□赵公友

白浪河，潍坊市的母亲河；胡家牌坊街，潍坊市的文脉记忆。一河聚魂，东夷文化之魂；一街聚神，潍坊文脉之神。

潍坊的“前世”叫潍县，潍县之称始于明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，系降潍州为潍县而得。而潍州之称则始于隋开皇十六年（596年）。

“东莱首邑”“北海名区”“东夷文化发祥地”……这些响当当的称谓，足以管窥潍县曾经的富庶、繁荣和文化底蕴。它至今保留着一条完好的明代建筑风格的古街——胡家牌坊街。虽几经兵燹战火，仍幸存于世，今已成为潍坊市重要的文化街区。

当你漫步在宁静安逸的古街，聆听那遥遥的历史回音，感受它世代积淀的文化底蕴的时候，会勾起你对它前世烟火无尽的思古幽情。

曾经的老潍县，众多的宽街窄巷散布着形色各异的街牌牌坊，有“百步一庙坛，十步一牌坊”之说，大大小小的牌坊算起来有200多座。数量之多，建造之精，在鲁东当属首位。但街道以牌坊命名的却只有胡家牌坊街。

要追溯胡家牌坊街名字，源于明朝万历年间居住于此的胡姓大族。胡璉官至奉直大夫，其子胡邦佐官至刑部郎中，其孙胡绍第、曾孙胡行知做过知县。据《潍县志稿》记载，朝廷为了表彰胡家四代人作出的贡献，于明朝万历年间建“恩锡四世”牌坊。据说石

制牌坊石梁雕刻盘龙雏凤、狮子滚绣球等浮雕，造型美观，不惟光宗耀祖，且满街生辉，全城荣光，故而这条街道改名为“胡家牌坊街”。

古街全长约300米，宽约7米，是当时潍县名副其实的通衢大道。见证过多少荣辱盛衰、世事变迁的“恩锡四世”牌坊巍然屹立300余年，于1929年被拆，胡家曾显赫一时的牌坊，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。

坐落在潍城区胡家牌坊街49号的十笏园，始建于明代，园中的砚香楼为胡邦佐的故宅。后于清光绪十一年（1885年）被当时的潍县“首富”丁善宝以重金购得。其在砚香楼的基础上建了整座园林，又名丁家花园，时人喻之为“十个笏板”，“十笏园”由此得名，被誉为江北第一园、鲁东明珠。这也是胡家牌坊街现存的唯一明代建筑群落遗存。

十笏园设计精巧，布局合理，疏密有致，小桥流水，曲径通幽。假山、池塘等元素被巧妙地融入到园林设计中，形成了山、水、园相互呼应的格局。随处可见竹、梅、松、石榴、紫薇等寓意极好的植物，带着“君子比德”的传统儒家思想。因独有的建筑与园林风光，1986版《西游记》、电视剧《红高粱》曾取景于此。

如今，潍坊市倾力打造的十笏园文化街区就以此为核。有名扬四海的潍坊风筝、琳琅满目的红木制品、木版年画、核雕等非遗，有陈介祺金石博物馆、贝叶经博物馆、郑板桥纪念馆等，俨然成了潍坊市新的文化坐标，为传统的世界风筝都、中国画都、金石之都、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、东亚文化之都这一系列城市名片，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

历经300余年的老槐树，依然苍翠；明朝的老城墙，依然矗立。古树、老墙，一南一北，默默无言，唯有一生的守护。

“云外清歌花外笛，潍州原是小苏州。”
潍坊曾经的底色，如今更润，更厚。



书缝里的光

□袁成

街角那家旧书店又开门了。店主是个寡言的老人，总戴着一副老花镜，从镜框上边看人。店里光线昏昏的，书架顶到了天花板，过道窄得只容一人侧身走过。我蹲在角落里翻书，听见架子上老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，像在为这些沉睡的书本数着光阴。

抽出一本1985年出版的《散文》杂志合订本，书脊已松，内页泛黄如秋叶。随手翻开，页边竟有用钢笔写的批注，蓝黑墨水已褪成褐色。“此句甚好”，旁边画着一只小小的鸟儿，翅膀张开，像是要飞走。我仿佛看见多年前的某个夜晚，一个年轻人伏在灯下，读到心仪处，忍不住画下这只鸟儿。他不知道，几十年后，会有另一个人在这里驻足，看见他留下的印记。

继续翻找，一本《诗经选注》里夹着一张银杏叶，早已压得扁平，脉络清晰如掌纹。叶片旁有用铅笔写的两个字：“秋安”。是谁在哪个秋天，将这片叶子轻轻夹进书里？是想寄给远方的故人，还是只为记住那个有风的午后？我把叶子放回原处，让它继续做它的梦。

在书店最深的角落里，我发现一本《论语译注》，扉页上用工整的小楷写着：“赠晓明，愿学而不厌。父字，1992年春。”书页折角处，有红笔画的线，有问号，也有感叹号。那个叫晓明的年轻人，现在该有四十多岁了吧？他还记得父亲送的书吗？还“学而不厌”吗？

不知不觉，手里已抱了五六本书。店主给我一个旧纸袋装着，说：“十块钱。”我愣了一下——在这个年代，十块钱能买到什么呢？可在这里，十块钱能买到一个人曾经的精神食粮，能买到几十年前的时光切片。

拎着书出来，街上车水马龙，外卖小哥穿梭不停，手机里的购物App正在推送各种优惠大促信息。我们活在物质过剩的年代，新书论斤卖，电子书塞满手机，却难得静下心来读一页。反倒是这些旧书，被人读过、爱过、批注过，带着前人的体温，静静地躺在角落里，等着下一个有缘人。

回到家，我把那本《散文》放在枕边。睡前翻开，看见那只钢笔小鸟，忽然明白——我们都在书页间留下痕迹，只是有些人用笔，有些人用目光，有些人用翻过书页的手指。这些痕迹轻得像梦，却比任何崭新的东西都真实。

旧书最动人的地方，不是纸的年代久远，而是有人在上面活过。他们借书中的句子，说出自己的心事；借书中的空白，留下自己的痕迹。而我们在多年后的某个黄昏遇见这些痕迹，就像在时间的缝隙里，看见了另一道光。

老屋前的香椿树

□陈翠珍

老屋已老，近半个世纪屋龄。石头盘根，土坯墙体，日晒风蚀，早已斑驳脱落，满目沧桑。

老屋前有棵香椿树，比老屋稍年轻。它长在碎砖烂瓦间，无人看护，无人浇水，却年年春天发芽，长出粗粗壮壮的香椿芽，红根红叶，一种独特的香气扑鼻而来。

春天，我们便开始劈第一茬香椿，把新发的嫩芽，破根掰下来。婆母拿进老屋，用水清洗净叶上的泥土，摆在盖垫上，端到院子里阳光下晾晒。

婆母是舍不得用鸡蛋炒香椿的，她觉得那是很奢侈的事。她用自己的方式让香椿吃得长久。

等香椿晾干水分，婆母便把香椿放在陶土盆里，在上面铺满粗盐粒，厚厚的一层，然后开始用手揉搓，直到香椿枝叶变得柔软，盐粒均匀分布，接下来便交给时间了。香椿咸菜的香味会随着时间的发酵弥漫在老屋的角角落落。

老屋里是硬硬的泥土地，阳光破窗而入，迎着阳光，便可见无数的尘埃颗粒在光柱里飞舞。从门后至北墙，拉着一根铁条，上面搭着一条毛巾，灰扑扑的，带着婆母的气息。北屋和东屋之间的那扇小方窗，最让我恍惚。有时偶然抬头，看到并不明亮的玻璃上似乎晃动着什么，定睛细看时，是那条毛巾的影子在晃来晃去。

在第一茬香椿发酵成咸菜的时候，第二茬香椿已经长出来。我们又开始掰香椿。第二茬香椿是绿色的，不再粗粗壮壮，而变得修长。我们把嫩的枝叶掰下来，婆母又开始了第二轮加工。洗净、晾干后，用刀切碎，放入陶盆，撒盐，揉搓，揉出水分，放到闲置的东屋里发酵。

香椿就在慢慢的等待里，变成了一袋袋香椿芽咸菜，被我们冻到冰箱里。三两根粗壮的香椿咸菜，便换回清亮亮的春天记忆。舀出两勺碎香椿，加入三两枚鸡蛋，或炒或煎，就收获满满的春天。

等第三茬香椿长大，老人们会掐香椿。所谓的掐，在我看就跟摘没有区别了。把嫩的香椿叶摘下来，还可以制作最后一轮咸菜。经历了劈、掰、掐的香椿树，便在春天的阳光下开始了蓬蓬勃勃的生长。

如今，婆母已走。老屋变得寂寞冷清，我也很少踏入老屋半步。只在每一个春季，会走近那棵香椿树，劈香椿，掰香椿，却再不会回去掐香椿。我会把劈来的第一茬香椿捆成小小的一把，放入冰箱恒温。

想吃时，就把香椿洗净，裹上一层面粉，再把放入蛋液里蘸满鸡蛋，然后放进油锅，炸出的香椿酥嫩可口。我也会直接把剁碎的香椿芽和蛋液搅拌，稍稍加点油，煎成外焦里嫩的香椿饼。

只是，每一次看到香椿，心里就空落落的。脑海里总会闪现那扇小方窗，闪现那条灰扑扑的毛巾，闪现阳光里飞舞的尘埃，似乎一眼就望回从前，望得人鼻尖发酸。

婆母走了，老屋静了，那些腌香椿、晒香椿、揉香椿的日子，也跟着一起安静了。我学着婆母的样子，想把春天留住，却没学会那些揉揉搓搓的烟火时光。

咬一口酥脆的香椿，唇齿间仍是当年的清香，只是咽下的，全是思念。那个驼着背、在老屋里进进出出的人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岁岁年年。

